

留東休史第六集



破涕錄

定價三角

鄧狂言先生歷史專家名滿江表熟於掌

是書原爲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故寢饋紅樓有年得曹氏刪稿於藏書家莊亦諧古之齊諧志今之笑林廣記等書顧殘闕不全而其人其事歷歷分明始恍咸不足方其精覈復請沈肝若先生校讎然於今人新發未逮十一用是蒐綜史書末後又增輯續錄一卷言皆有物語無不參照曹本纂成紅樓夢釋真一書論斷明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詼諧之能事洋洋乎確探討入微傍徵博引情事顯然使讀者成爲鉅觀

紅樓夢釋真

全書四冊
定價二元

知原書禾油黍離之感銅駝荆棘之悲椎心飲血一字一泪原書間有紕漏之處尤

紅樓夢一書名被宇內婦孺能詳而作者爲作者萬不得已之苦衷下淚最多處均之本意情事之真相聚訟紛歧迄無定論經縉幽燭隱抉剔無遺且恍然於對照之坊間雖有闡發之書或有志未逮或牽強事暗射之人幾如老杜之詩無一字無來附會舉不足以成信史原書爲清人初手歷絕後空前殆非過譽凡愛讀紅樓者不筆經曹氏刪改五次此見於原書者鄂儒可不人手一編用以印證也

留東外史第六集目錄

- | | | |
|--------|----------|----------|
| 第九十一章 | 不肯生偷閑續史 | 周之冕對友號喪 |
| 第九十二章 |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
| 第九十三章 | 陳學究做東受啞氣 | 秦小姐吃醋揮纖拳 |
| 第九十四章 | 運機謀白丁報怨 | 打官司西崽放刁 |
| 第九十五章 | 秦小姐愛狗結因緣 | 蕭先生打牛辦交涉 |
| 第九十六章 | 角柔術氣壞蕭先生 | 拾墜歡巧說秦小姐 |
| 第九十七章 | 吳寄盒蠻鄉打獵 | 章筱榮獸行開場 |
| 第九十八章 | 浪子揮金買蕩婦 | 花娘隨意揀妍頭 |
| 第九十九章 | 奪妍頭惡少行劫 | 抄小貨幫兇坐牢 |
| 第一百章 | 少爺吃醋挨手鎗 | 同鄉會決議驅敗類 |
| 第一百零一章 | 沈銘鑑陰謀制惡少 | 章筱榮避地走長崎 |
| 第一百零二章 | 糾人打降天尊起勁 | 爲友屈膝孝子講和 |

目錄

- 第一百零三章 述軼事可泣可歌 訪奇人難兄難弟
第一百零四章 明剪邊半夜搗醋罐 活招牌連日迎冤桶



留東外史第六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第五集書正寫到黃文漢和圓子決裂了。圓子失蹤之後。黃文漢同下女尋找了半月。沒有消息。便留了一百塊錢。並這半月的日記。在持田家。即匆匆的乘博愛丸返國。應居覺生之聘。往山東濰縣去了。書就是那們中止。東留

外史一集至五集本來是以黃文漢爲線索。黃既回國亦不得不中止。料想看留東外史的諸公。看到那裏。沒有個了斷。心中必也有些沈悶。並且對於圓子沒有下落。必然覺得有些遺憾。但是諸公心目中祇一個圓子沒下落。在著者心目中更有無窮的恨事。趣事。不會寫完。若就是那們中止。不接續下去。不更遺憾不堪嗎。好在著者今日閑着無事。正好重理筆硯。一件一件的寫了出來。給諸公破悶。於今且說周撰自和鄭紹畋因分肥不勻。加以雙方吃醋。改散貨家之後。第二集三章幾集書中都不曾提他的事。雖在第六十章裏面從鄭紹畋口中略略的道了他一點兒踪跡。但不是他的正傳。此刻却要借他開場。話說周撰雖明知松子與鄭紹畋生了關係。散夥之後。却不肯與松子拆開。大當其開在深川區覓了個貸間。仍和松子居住在周撰並不是愛戀松子。不捨得拆離。祇因爲他們在要好的時候。周撰做給松子的衣服及零星妝飾品不少。就這般容易的拆離。覺得太便宜了。松子祇得裝糊塗。再和松子鬼混。寫出松子那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二

知道周撰的存心見周撰說公費沒有領下來手中窘迫便拿首飾去當了充家用不到二、三個月月光甚當的當的賣已將首飾弄了個乾淨又借着歸國沒有旅費哄着松子將衣服也當了周撰拿了錢真個跑回湖南去了騙得松子一個人住在那深川區的貨間內死等周撰跑回湖南不知怎的運動回到日本居然進了連隊這連隊不像學校不能任意在外面歇宿便瞞了松子不與他見面松子雖明知道周撰已來日本進了連隊祇是不敢去會寫了幾封信去也不得回信祇氣得終日在那些平日和周撰往來的朋友家探聽打算遇見的時候即扭着不放丟周撰的臉此一段周場自是追述前事為周撰騙娶陳茜女士一回作引子這且放下

楊小暴徒爭着拉下女的那個柳夢菇他原來也是一個三等的亡命客在他原籍做了一任縣知事狠撈了幾個昧心錢和大衆亡命到日本來奇聞笑話也不知鬧過了多少他的年齡在四十左右生得六尺來身體肥胖得和一座黑塔相似滿面絡腮鬍子濃眉巨眼遠望去却狠像有些威儀所以人家都替他取個綽號叫做天尊細寫形狀並不是爲了天尊二字做注脚實是爲下回舞獅子添色彩也他自己却非常得意也時時自命爲天尊和他來往最親密的除周撰之外與他同

亡命的幾個同鄉都和他十分要好有一個住在仲猿樂間的周之冕第四集書中吳大鑾要去刺蔣四立託名是替姓周的傳話便是這位先生他和陳學究是好友所以才能夠在陳學究口中探出吳大鑾自刺的消息去報告日本警察更是柳夢菇的八拜之交柳夢菇到日本來練習了兩三個月日本話普通應用的話都說到上口了即在神田北神保町竹之湯澡堂子隔壁尋了個貸間住下這貸間的房主人就祇母女兩個母親五十來歲女兒二十歲名叫貞子生得奇醜不堪却終日塗脂抹粉打扮得在遠處望了活是個美人樣子醜人多作怪柳夢菇在尋房子的時候見了這貞子已是非

賞識及搬了進去。蔡不得貞子百般的殷勤招待。更顧不得天尊身分。便和貞子結起歡喜緣來。以疏遠離當熱心相印何況招待

殷勤款待這日柳夢菇正在房中和貞子閑話。周之冕走了來。一進門。見了柳夢菇。即伏身跪了。下去磕了個頭。舉奇

起。嚇得柳夢菇和貞子連忙立起身來。怔怔的望了周之冕。不知是何緣故。祇見周之冕磕了頭。站起來。淚眼婆娑的哽咽着說道。我於今真成了天下的第一個罪人了。九不是由衷之言

抽出個蒲團來。給周之冕坐。一邊帶着安慰的聲音說道。老弟有甚麼事。祇管從容說出了好大家設法。何必是這般悲傷。周之冕雙手捧着臉。仍是哭個不了。柳夢菇不知他哭的是爲甚麼。不好從那裏勸慰。祇得立在旁邊。

望着他哭。看他哭到何時是了周之冕哭了一臉的眼淚。才慢慢的收了悲聲。寫得放下手來。歎道。我不料我母親去世。得這

般快。我去年臨行的時候。他老人家還健朗得狠。送我到門口。前月我兄弟來信。說他老人家氣滿的舊病復發了。我就日夜擔憂。想回去親侍湯藥。可又是緝拿得緊的時候。又恐遭了羅網。那曉得他老人家就是這般去

世了。我想起一場養育之恩。怎能教我不傷感。說完。又捧了臉哭起來。據他所說的話誰也不知他是假裝的柳夢菇這才知道是他

母親死了。也連忙露出悲容。寫得歎氣說道。既是老伯母終了。天年爲人子者。不能親侍湯藥。自是可傷感的。祇是也不宜哀傷過度。老弟且坐下。來慢慢的商議。說着自己就蒲團上坐了。周之冕那裏肯坐蒲團。就在席子上

胡亂坐下。貞子在旁邊呆呆的望了一會。也不便尋問。原由。自下樓去了。周之冕一邊哭着。一邊從懷中掏出一

封他兄弟報喪的信來。給柳夢菇看。柳夢菇看了。仍遞還周之冕。說道。令弟所見不錯。現正在追捕緊急的時候。

奔喪是不行的。正要朋友說這句話周之冕連連搖頭道。我輩讀書人所學何事。母死豈可不奔喪。我決計就在今日坐火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四

車往長崎預算七日可以趕到家中這些朋友地方我都不去辭行了老兄見着他們的時候請代我說聲罷想得周到我此刻還得回去略略的清檢幾件隨身的行李不能在這裏久耽擱了說着起身要走寬得柳夢菇忙留

住不放說道這事情不可魯莽回去白送了性命你不是個不識大體的人你若因奔喪送了性命老伯母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這盡孝也有個經權的界限正要朋友柳夢菇正說着那住在湖南同鄉會教書的陳學究來了

來得更巧勸他原來和周之冕也狠有交情周之冕見他進來即爬起身一個頭磕了下去又止不住哀哀的哭泣的又多一個

陳學究驚問柳夢菇柳夢菇將原由說了並說周之冕抵死也要奔喪我正在這裏勸他陳學究聽了連連道使不得使不得這一回去不待到家祇怕就送了命那才真是不孝呢快把這念頭收起正要朋友周之冕見柳夢菇

和陳學究都是這般勸說祇得收了淚垂頭坐着寫得陳學究道老伯母既仙逝了你我交情不薄應得在東京揀個地方開一個追悼會也盡我們一點意思柳夢菇忙贊成道我心中正也如此打算地方就是大松俱樂部

部好近來留學生無論甚麼會都是借那裏做會場前日曾大癩兄弟替他父親開追悼會也是在那裏又擇進一回故事

陳學究道那日的追悼會老柳你去了嗎柳夢菇道我不曾祇和人合夥送了一首輓聯陳學究笑道說起那日的輓聯真有許多笑話第一是何海鳴的那一首最妙他就在哀啓中集了四句話下來寫做輓聯說着即念道

先嚴樹林公四月九日 黨人俱樂部午後二時

柳夢菇也笑道這輓聯真是新奇周之冕道曾大癩的父親本來沒有甚麼事蹟可以在輓聯上出色曾大癩兄弟又是兩個那們樣卑薄虧的人何海鳴素來是瞞人不起的那有好話去輓他特意是這般罵他們兄弟的

陳學究點頭道。那是當然。總是何必將他懸掛起來。自己丟臉。周之冕道。他們兄弟能認識幾個字。知道的。是罵他的。倒好了。也不得將他懸掛起來了。他們兄弟既不認識字。又見下款是何海鳴拜執幾個字。怎肯不掛出來。埋沒這點有勢力的交情呢。總苦曾大顯兄弟傳備出於身在熱孝中之人之口可歎說得柳夢菇陳學究都笑了。周之冕道。既承二位的情。替先母開追悼會。自是感激萬分。祇是開會之前。也得發一遍哀啓。我此刻五內如焚。何能提筆。沒法。祇得請子興（陳學究名叫子興）的大筆。陳學究道。這是我應得效力的事。不過我久疏筆硯。你昆玉又都是文豪。恐怕弄出來見笑。柳夢菇道。這不是客氣的事。老陳。你便替他作一篇罷。你不要辜負他。剛才還對你叩了個頭。太刻薄了周之冕笑道。我自然得替你做事。我就去大松俱樂部租定會場。且商議個日子。今日十一月十二（此是民國四年）周之冕道。哀啓連作帶印刷。總得幾日工夫。訂本月二十日罷。陳學究點頭道好。許先生定了本月十五回上海。順筆帶轉去。許先生。我還得去送行。追悼會的日子。不能不訂遠點。當下三人商議妥了。陳學究向柳夢菇道。我特來約你。合夥替許先生餞行。遇着老周。幾乎將話頭打斷了。你明日有工夫沒有。柳夢菇道。我怎麼沒工夫。聽憑何時都可以。陳學究道。你那政法學校的課。沒去上了嗎。柳夢菇道。有時高興。也去聽聽。這幾日。因那翻譯和一個下女。在紅葉館結了婚。又順筆帶出一棒正在度蜜月的時候。沒工夫來上課。請了一個代替的。是個浙江人。說話難懂得狠。我便懶得去聽。陳學究道。我也聽得說。那翻譯和一個下女。要好得狠。却不知道真個結起婚來。這事情也就希奇怪。狠。那翻譯我見過數次。年齡不過二十多歲。容貌又生得狠漂亮。更是個世家子弟。怎的會愛上一個下女。認

第九十一章 不肯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六

真結起婚來。柳夢菇笑道。若是個生得好的下女。或是年輕的。倒還罷了。偏偏那下女。又是四十開外的年紀。容貌更是醜不可狀。凡是知道他們這樁事的人。無一個不稱奇道怪。最好笑是那翻譯的朋友。見他要和那下女結婚。都覺詫異。跑去問他。你說那翻譯怎麼說。他說我和他結婚。我心中還覺得辱沒了他似的。確有此種奇事我得知他同意之後。歡喜得如獲至寶。幸得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不然我簡直匹配不上。老陳你看。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周之冕見柳陳二人談這些話。他自覺是個罪人。不忍心多聽。便告辭起身。陳學究也跟着起身道。我們同走。我還得去大塚邀許先生。說着向柳夢菇道。你去維新點菜。定明日午後四點鐘。你順便到青年會去約林鬍子。柳夢菇點頭答應。一邊起身送周陳二人下樓。周陳作別去了。柳夢菇也就向袁神保町的維新料理店走。剛走過三崎町。祇見劈面來了個人。搖頭晃腦。非常得意的樣子。又穿插一樁事柳夢菇一看。不是別人。也是同鄉的一個小亡命客。姓譚名理。藹在北伐第一軍。陳軍長跟前當過三等副官的。久和柳夢菇認識。柳夢菇見他這高興的樣子。迎上去問道。老譚到那去。爲何這等高興。譚理藹見是柳夢菇。忙脫帽點頭笑答道。我正想到你家去。却不料在這裏遇着了。你。我剛才走錦町經過。看見一個中國留學生樣子的人。抓着一個西崽似的後生。在那裏拳打脚踢。口中不住的罵道。我多久就要打死你這雜種。一晌遇你不着。今日看你逃到那裏去。那後生也口中罵道。我又不認識你。你這個東西。怎麼無緣無故的打你。你敢和我到警察署去算。你是好的。大是一邊罵着。一邊也扭着那留學生似的人。祇管用腦袋去撞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站崗的警察見了。連忙走攔來解勸。那留學生似的人鬆了手。向警察用英國話申說。我不懂得他說了些甚麼。那警察也似乎不大懂得英語。回

頭問那後生。那後生也是個中國人。日本話却說得狠好。對那警察說道：這人平空的跑來打我。請你將他拿到警察署去。說着。用手指着那留學生似的人。警察看是中國人和中國人鬧了。便有些懶得管。便道：我也不管你們甚麼事。祇不許在街上扭打。擾亂治安。說着。驅散衆人。逼着教他二人分途走開。那留學生似的人。那裏肯依呢。回身復扭着那後生。說道：你這東西分明是個賊。屢次在我家裏偷衣服。你身上這一包凸出來的是甚麼。說時。用手去搜。那後生將身子往旁邊一扭。臉上登時變了色。口中支吾道：這是我剛買來的。那留學生似的人怎肯放鬆。一伸手。就在那後生的懷裏掏出一個粉紅的小手巾包來。居然有賊有證了到底是好還是盜呢那包拿在手中。像狠十分沉重。那後生見了。連忙來奪。那留學生似的人一手將包舉得高高的一手招那警察。又說了幾句英語。那警察搶到後生跟前。施出那平日捉賊的手段。拉着後生要走。那後生說道：你不要拉我自會到你署裏去。接着用中國話向那留學生似的人道：好好一同到警察署去。和你弄個清楚。倒爽快。恐怕未必清楚那留學生似的人已將小手巾包打開。我湊近身去看。原來是一對金手釧。一根金鍊。還有些零星金首飾。大約有十多兩重的金子。他看了看。即胡亂包了。口中罵道：你於今賊明證實了。看你還賴到那裏去。這種東西不重辦還了得。說着也不待那警察開口。即跟着同到警察署裏去了。我看了。覺得狠希奇。至今看書的人也覺得希奇隨着大衆到神田警察署。想打聽是怎麼一回事。那警察署見看的人太多了。一陣驅趕。那些看熱鬧的人都四散的跑。我也不敢逗遛。離了警察署。我想這事奇離得狠。只看着那後生揣着的一包首飾。一定是一樁奸情的事。也太過於多心便是奸情與你何干柳夢姑笑道：怪道你那高興的樣子。原來是看了這種新聞。你看那留學生似的人。有多大年紀了。是怎生一個模樣。說的是

第九十一章 不肯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八

那省的口音。譚理蒿道。口音是普通話。却聽不出那省的來。年紀大約不到三十歲。生得狠苗條的身子。穿着一身極漂亮的西服。一望去就知道是個狠愛潔淨的樣子。他臉上有一個銅錢大的疤印。頸上還像生過幾個瘡子。英語說得非常圓熟。到底是誰令人納悶。那後生雖穿着當西崽的衣服。容顏却甚是俊秀。年紀至多不過二十二三歲。唇紅齒白的。很討人愛。連你都愛上了。又怎怪得別人去愛上他呢。柳夢菇道。可惜。警察署不許人去看不待說是一件極有趣味的姪情案。祇是那後生。真個與那留學生似的家裏人有了苟且的事。弄到警察署去。也不能將那後生怎生處置。倒是那留學生似的人。自己丟臉。你去我家。就是想將這事告訴我嗎。譚理蒿搖頭道。不是我聽得雷小鬼說。你那房主人有個女兒。還生得不錯。被你弄上了。我有些不信。你平日在人跟前裝正經怎的會有這種事。因見雷小鬼說得。那們確鑿。我倒要來問問你。若真有這事。你應該請我喝杯喜酒。在此主意柳夢菇笑道。你信雷小鬼的。那有這等事。我那房主人有個女兒。是不錯。祇是我平日和他笑話。都不曾說過。那有這般容易便說弄上了。手雷小鬼素來是那們捕風捉影的。譚理蒿道。你不必再裝正經。雷小鬼說的不像。捕風捉影的話。你不用賴。我祇要到你家裏留神看看你二人的情形。就知道了。吃定了天驕了柳夢菇點頭道。使得。祇是我現在有事。要奔維新料理店。你且和我同走一趟。回頭再到我家去。譚理蒿道。去維新做甚麼。柳夢菇道。陳子興和我合夥。明日午後四點鐘。替許先生餞行。我此刻去點菜。點了菜。還得去青年會約林鬍子。譚理蒿道。你不提及。我倒忘了。許先生回國。我也得替他餞行才好。就夥做你們一塊兒罷。柳夢菇道。我們餞行。不過盡一點兒意思罷了。你來一份也使得。二人說着。同走到維新料理店。正在賬房裏和掌櫃的點好菜。說了明日的時刻。忽聽得樓上有人打着哈哈。在那裏說話。

率令得快。柳夢菇聽了聽說道：老譚你聽這打哈哈的聲音，不是林鬚子嗎？譚理鬚點頭道：不錯，準是他。等我上樓去看看，說着向樓上跑去。剛到樓口，望了一望，對柳夢菇招手道：正是林鬚子在這裏。柳夢菇忙跟着上樓笑說道：我說旁人沒有這們大的嗓子，一定是林鬚子了。這林鬚子名伯軒，也是個湖南人。聽說他從前在四川當過管帶，民國元年仍在四川當了一次民軍的團長，狠能打仗。他為人很像爽直，生得虎頭燕頤，眉長入鬢，鬚長過腹，腰圓背厚，氣質聲宏。雖不曾讀過詩書，每次登壇演說起來，却甚喜引經據典。此次亡命到日本，因朋友紹介住在神田的中國青年會內。近來他時常自恨不曾讀書，便拜了周之冕的門，朝夕不輟的認真念書寫字。古人說得好：有志此事竟成。他雖則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祇有半年多的工夫，書雖讀得不多，字却被他狠寫得有個樣子了。若和曹三爺寫的虎字比較起來，林鬚子就出色得多了。那時湖南的國民黨在東京設了個支部，硬接有力原來的支部長就是曾大癩的兄弟，綽號癩頭龜的。因他辦了年多錢，就花了個不計數，黨務却是廢弛不堪。同鄉的黨人看了，過意不去，將他攆了，生拉活扯的把許先生推了出來。許先生接手辦不到一年，黨務雖然發達，自己的腰包却掏出來貼了個精光。是歇申了及的注腳許先生幾次苦辭，也不肯辭掉。愛許先生的都願意他辭，愛國民黨的却留住他，不放。兩句狠妙，許先生當然要貼得一塌糊塗了。於今許先生因為上海有事要回國去了，這林鬚子倒想接手來當一屆支部長。祇是林鬚子想當支部長，並不是和癩頭龜樣想借着黨務撈錢。他因為雖是個湖南人，十多年都是在四川幹事，對於湖南並沒有甚麼資格。民國以來，省界分得十分清楚，在外省很難得立足。此是民國一大弊病，有點作爲的入在本省多半被本家親戚包圍了，做不成事，在外省又被擠排，請問怎的不精。林鬚子想將來在湖南佔點勢力，不能不趁這機會在日本多拉攏幾個同鄉。他今日正

第九十一章 不肖生偷閑續史 周之冕對友號喪

十

在維新料理店內。請了他同鄉的幾個大偉人。陳軍長曾參謀。以及吳大鑾口中說出來和曾參謀同亡命的鄒東瀛。曾廣度。一般人都在座。林鬍子正吃得興高采烈。見柳譚二人進來。忙起身讓坐。柳夢菇笑道。我在下面聽了笑聲。就知道是你。我們正要到你家裏去。幸而有你這個大哈哈。免得我們白跑。說着。和滿座的人都點頭打招呼。他們都是認識的。並且都是上司班輩。柳夢菇一想。不好當着他們。專請林鬍子。祇得將林鬍子拉到旁邊。把錢行的話說了。並請林鬍子代邀鄒東瀛。原來這鄒東瀛是一個國會議員。在湖南經手過一次國民捐。他在前清的時候。不過是個學校裏的校監。黃克強倡議辦國民捐。他便條陳了些籌餉的辦法。黃克強便委他充籌餉局的局長。黃金入彀。那議員頭銜便輕輕的到手了。他這次也是因亡命跑到日本來。也想做個國民黨的首領。時常用溫言暖語去牢籠這些窮苦黨人。在孫中山跟前更是牛皮馬屁。連吹帶拍到十二成。孫中山狠對他假以詞色。柳夢菇因他是孫中山的紅人。所以託林鬍子單獨代請他一個人。甚矣請客之難也。其中偏有這許多計算。林鬍子當時答應了。柳夢菇即和譚理蒿拜別大眾。出了維新料理店。譚理蒿邊走邊笑着向柳夢菇道。陳軍長近來納了寵。你知道嗎。柳夢菇道。彷彿聽人說過。祇不知容貌何如。是從那裏討來的。譚理蒿笑道。容貌醜陋。還在其次。據陳軍長自己說。身上髒得狠。你想陳軍長是何等髒的人。連他都嫌髒。那位姨太太的髒就可想了。又攪入一段逸聞。本來是人家的丫頭。討了來。不到幾日。還出了個狠大的笑話。你不大和他往來。大約不會聽得說過。不知譚理蒿說出那姨太太甚麼笑話來。且候下章再寫。

評

本書前五集收束雖甚匆遽。但行文至是。覺千路萬壑。前阻懸崖。不見去處。故續集開端。至爲不易。蓋路轉峯迴之文境。可以憑空結構而成。而振綱而萬目皆張。事實固無此湊巧也。此章領挈續五集全。處處須回顧上文。又處處須開展後路。枯窘中討生活。極慘澹經營之致矣。

前集以周撰開場。續集仍以周撰點逗者。本書之所以作。發源於周撰故也。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話說柳夢菇聽得譚理蒿說陳軍長討姨太太鬧出笑話來了。笑嘻嘻的催着譚理蒿說。這種新聞是人人要聽的譚理蒿道。那姨太太進門的第三日。陳軍長夜間和他睡了一會。說姨太太身上有一種極不好聞的氣味。奇聞真是便睡不着。已到了一兩點的時候。陳軍長翻來覆去的總覺難過。爬了起來。在床上坐了一會。心想就是這般坐着。如何能坐到天亮。不如且上樓去看看書。等天明了。再設法將這姨太太退了。陳軍長心中是這般想。便也不問那姨太太難受不難受。一個人跑上樓去看書。新鮮得狠原來他那樓上。雖是作爲書室。一切重要的物品。都是放在那裏。面室內狠陳設得精緻。陳軍長那夜一個人上樓之後。將電燈扭燃。自己就書案旁邊的螺旋椅上坐下。一手拿了一枝雪茄烟。一手擦着洋火。旋吸着烟。旋將兩隻脚向書案底下伸去。他不伸脚倒罷了。他這一伸出。祇覺有一件甚麼軟東西。在底下礙脚似的。嚇得連忙縮脚。正要低頭向書案底下望。心中明知道有怪。却是有些害怕。又不敢望。又不敢起身。正在猶疑的時候。那書案作怪。忽然動了起來。更是新鮮這一動。祇嚇得陳軍長身不由己的舉手向書案上一巴掌。口中放連珠箭似的喊強強強。盜陳軍長口中喊着。書案底下果鑽出一個兇神惡

第九十二章 舞獅子柳夢菇遮羞 戳牛皮譚理蒿多事

十二

煞一般的強盜來。手中拿着一枝手槍。正正的向陳軍長的面孔。瞄着。陳軍長立起身。向樓門口逃去。誰知嚇慌了的人。兩腿都是軟的。那強盜見陳軍長向樓口跑。祇道是堵住樓口。要拿他。也忙朝着樓口搶來。陳軍長的腿早就軟了。見強盜猛朝自己撲來。哎呀一聲。沒叫出。已骨滾滾。滾西瓜一般的滾向樓下去了。閱至此令人失笑。○武人之膽量如是矣。

幸喜是滾在簾子上。面祇將頭皮碰破些兒。不曾跌斷手足。他正跌在簾子上。發昏的時候。猛覺得有人在身上。晒了兩脚。晒得腰兒生痛。便咬呀咬呀的狂叫。閉目細思是何情景。雖欲不笑不可得也。一時將姨太太及下女等人都驚起來。不知出了甚麼岔事。見陳軍長在簾子上打滾。大家扶了起來。救了半晌。才得清醒。教下女等帮着拿賊。大家跑出來看。那還有個賊的影子呢。祇見大門開着。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那姨太太見是因為自己不好。不能使陳軍長安睡。才有這般岔事。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口中不敢說。面上現出狠為難的樣子。以為這一來。明日是退定了。的那知陳軍長却另有種心理。說倒是這姨太太有福氣。若不是他身上有氣味。那夜安然睡着了。樓上的貴重物品。必被那強盜搬運個乾淨。他從此倒狠痛愛那姨太太起來。這也是近情的轉念。你看是不是一樁笑話。柳夢菇笑道。那賊從大門進來的嗎。譚理蒿道。不是。第二天才看出來。是從茅坑裏鑽進來的。不怕臭的賊。遇見了怕臭的事主。所以偷不着東西。柳夢菇笑道。原來臭氣便是福氣。怪道於今人家的姨太太。都是有些臭氣的。是甚麼臭氣。你說你說。二人說說笑笑。不覺已歸到家中。柳夢菇怕貞子露出馬脚來。裝出正經不過的面孔。上樓貞子上來。泡茶。柳夢菇正顏厲色的保也不保。天聲錯矣。吳姨太太。尚可承恩。驪餅頭何防作樂。何必如此。大煞風景。使貞子一鑿柔情付之流水。貞子那裏知道。挨到柳夢菇跟前。偏着頭望了柳夢菇。問道。你剛才來的那個朋友。做甚麼事。跑上來就向你叩頭。一會又痛哭起來。是甚麼道理。柳夢菇心中着急。想不理他。怕他驚着。譚理

蒿又施出放刁的樣子來更不好。祇得有意無意的答道：「他死了媽，你不要問。快去泡茶來罷。」
何嘗如此支吾 貞子不知就裏，撞了一鼻子的灰，氣忿忿的提着茶壺下樓去了。譚理蒿哈哈笑道：「你還要賴你和他沒關係，他怎得對你是這樣子？」
旁觀者清 柳夢菇正色道：「確是沒有他們日本女人是這般討人厭的。我平日都不大理他，你不信。今晚在這裏住夜，你看罷。」
何必如此掩飾？想是舞獅子的舞發了 柳夢菇這話無非是極力的掩飾，以為譚理蒿是決不會在這裏住夜的那曉得。蒿理譚並不推辭，
這就出於天尊意料之外，世界上假說道我真有些不信你留我住夜，我與個要在這裏住一夜看柳夢菇見譚理蒿如此說自己話已出口悔不過來祇好連連說好 說假話的人此時天色已晚，柳夢菇叫添一客晚膳，祇見送茶送飯都是房主女人並不見貞子上來。柳夢菇心中雖甚願意貞子，則不走上來免得現相給譚理蒿看出破綻，祇是貞子不明白自己的用意，恐怕他誤會，塞了他的心，吃了晚飯之後，借着小便想和貞子說明。
苦心孤詣然可憐 走下樓去見貞子，攔着嘴坐在房角上，氣忿不的樣子。柳夢菇心中一急，正想走近身悄悄的將話說明，又苦於自己的日本話不大順口，剛胡謔了幾句，還沒有說清。
可忽聽得樓梯聲響 譚理蒿下來了，忙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小便的所在去預備。等譚理蒿上樓再和貞子去說明，誰知譚理蒿下樓來有意監督着似的，柳夢菇不上樓，他也不上樓，只在樓下來回的走。柳夢菇沒法，祇得賭氣上樓向譚理蒿說道：「我從來是一個人睡慣了的，和人同睡總睡不着。我這裏鋪蓋有多分做兩處睡罷。」
做定了討厭人了誰敢天驕誇 柳夢菇氣道：「你這東西真頑皮，不是一個房間難道教我往別處另租一間房給你睡不成？」
還要不要睡穩了大家補被睡罷 譚理蒿道：「此刺還不到八點鐘就睡得着。」